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五十六

起疆圉作噩盡屠維大  
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

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

喪息浪翻嚴綬慈丘之敗山南  
東道未分為二帥也既分為二

帥而高霞寓敗於鐵  
城袁滋代之又敗

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逐者愬

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

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

行下孟翻

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

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

易弋疏翻輕易也

聞

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

然後可圖也

懈古隘翻

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

敗補邁翻帥所

類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為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算

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鄆坊騎兵二千人

益之鄭澥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鄆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据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珠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回

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

近其新翻

時中原

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

國

摩尼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史照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



頗與囊橐為姦至是遣歸國也

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

期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

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十將

軍中小校也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

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

言唐鄆之東邊也

衆請剗其心愬許

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

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

其所擒自分死矣

分扶問翻

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

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

偽翻 為于

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

復扶又翻

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

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已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

葛伯城

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弘奏捷也

丁士良言

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

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

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

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

近其新翻

有陳

光洽為主謀也光洽勇而輕

輕牽正翻

好自出戰請為公

先擒光洽

好呼到翻為于偽翻下同

則秀琳自降矣

降戶江翻

戊申士良

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黃州

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

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臯

之子也

曹成王臯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

淮西被兵數年

被皮義翻

竭倉

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

芡巨

險翻今謂之雞頭

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

帥讀曰率

賊亦患

其耗糧食不復禁

復扶又翻

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

未能得其縣故

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

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郝士美敗於

柵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

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

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短

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渾鎬既敗郝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

才非諸帥所能制也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

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

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  
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  
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勞力到翻降其衆三千人秀琳

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更工衡翻悉遷婦

女於唐州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

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

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

皆感泣自此已上李愬事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諸軍相

顧望無敢度澠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

澠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

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

宋按

白續通典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

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

三

自此以上攻鄆城事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

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

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

為兵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巾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注也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埴

呀山

噓鋤加翻  
呀虛加翻

擒淮西將柳子野

此以上又  
李愬事

吳元濟以

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

質音致

楊氏謂昌齡

曰順死賢於逆生

順死謂歸順而死  
逆生謂從逆而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

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

歸路

青陵在郾城西南

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

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

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

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己未昌

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

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激水於此回

曲因以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

李光顏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媯居為翻姓也九城

志曰蔡州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丙申十將閻士

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真陽白狗堆

後齊廢州為齊興郡尋廢郡為白狗縣隋開皇初癸卯

改縣曰懷川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西春秋栢國漢為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



百五

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

及汝陽郡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

其守將梁希果六鎮討王承宗者

事見上卷十一年

兵十餘

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

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

引兵出境纔五里

出境謂出武彊之境

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

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

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

李逢

吉等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 丙子

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

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為順陽隋改為方城縣唐屬唐州九

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

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

易弋鼓翻平易也

愬厚待

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

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畧守興橋柵

興橋柵在張柴

村常陵暴官軍

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之以威

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

張柴村

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帥讀曰率

翹召廂虞候史用誠

廂虞候掌

左右廂之兵

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

前

幟昌志翻

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

易弋政翻輕之也

必輕

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

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翹不許釋

縛待以客禮時翹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

義屏人語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或至夜分

夜半為夜分

它人莫得預聞

諸將恐祐為變多諫翹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

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

此行營諸

軍移文之言  
謀徒協翻

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

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

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

歸死

猶言致尸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注云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乃械祐送京師先

密表其狀

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

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

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

乃署散兵馬使

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散志但翻

令

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

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

牙隊者節

度使牙衛從之隊猶今之簇帳部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

時山南東道分為兩鎮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

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

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

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

愬

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已

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

獨歡然曰此吾計也

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

乃募敢

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

將即亮翻

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

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昇

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

是年春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

子以諧謔

綬音受謔香畧翻

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

觀憲宗之罷韋綬亦

知所謂諭教者矣然觀穆宗之臨政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歟

尋出為虔州

刺史

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

綬京兆人

史著綬京兆人以其生長京邑習見淫

侈非能以德義經術誘掖東宮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以也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

數所  
角翻

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

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

得出

史言董重質之情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初國子

祭酒孔戣為華州刺史

戣巨龜翻華戶化翻

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蚶呼甘翻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殼如瓦瓏者謂之瓦瓏蚶蛤皆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瓏蛤

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

汐往來鳥鹵之地淡菜狀如蚶而小水陸遞夫勞費戣黑殼唇有鬚如茸肉甘脆雖蒲幸翻

奏疏罷之

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

甲辰嶺

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

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戮

為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饋

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斃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之以問

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

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卿

真能為朕行乎為于偽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

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



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

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

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觀裴度不附羣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

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

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詔討請但

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宣慰副使右庶

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

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下為鄉同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

上御通化門送之

通化門長安城東  
西北來第一門

右神武將軍張茂

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畧自銜於度

銜熒  
絹翻

度表為都押牙

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

茂和父孝  
忠兄茂昭

鎮易定比河朔  
諸鎮為忠順

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

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

高承簡為嘉王傅蓋嘉王運  
之子嗣為嘉王故置府官

承

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

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

翰林學士居禁  
中宰相在外朝

恐其中外相應以上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

罷兵之議沮在呂翻

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

癸亥敗於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

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

楚丘古已氏縣

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

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

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

監陳

監古銜翻陳讀曰陣

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

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去羌

呂  
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潞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

至比部員外郎

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贖調餼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

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比音毗

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李逢吉惡之

惡烏路翻

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

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為之

朝直遙翻

宿小人豈得竊

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

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為東川節

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

於楚吳王閭廬弟夫概奔楚楚封之于此為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棠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

改為遂平縣

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

後第二十七日為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

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

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

還音旋又如字

淮西將孫獻

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

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

令曰敢退者斬返

旆力戰獻忠死

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

淮西兵乃退或勸

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

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

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考

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奔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

及四境拒守

守

將

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

聞之

比必利翻及也

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

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

良圖也

解胡買翻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唐鄧隨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宿為

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

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鏗相表裏

譖去之

去羗呂翻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

九域志鄆城縣有沱

口鎮沱徒河翻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

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

大呼

而進

呼火故翻

注弩挺刃

挺拔也

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

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

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

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

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

後殿丁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

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

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辭轉牒

據其柵

命士少休

少詩沼翻

食乾糲整羈勒

糲音備乾飯也羈馬絡頭勒也音丁歷翻

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

斷音短

復

夜引兵出門

復扶又翻

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

至蔡州城下也

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

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

餘年

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

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

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鑊其城為坎以先

登

鑊居縛翻鋤也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

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

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

節度使外宅也

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

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

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近其斬翻

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

戰

帥讀曰率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

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

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

愬軍聚射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

晡時門

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

元濟詣京師

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得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愬傳曰其月七日

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即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師軍行亦

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  
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  
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即十六日也實錄已如執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  
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

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

推赤心置人腹中

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鞠場毬場也

以淮南

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已如淮西行營

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

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

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輸誠於朝廷吳元濟

屠其家今請將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

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

偽為翻

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

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先入蔡州慰撫卒已度

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韃出迎拜

於路左

橐姑勞翻韃居言翻橐以藏弓韃以藏箭鄭玄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

車下者皆拜於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為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為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舉一隅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為正蓋南鄉君道也西鄉主道也

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

悖蒲妹翻

又蒲沒翻

分扶問翻。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史言

李愬識度，非當時諸帥所及。

李愬還軍文城。

裴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體統處。

又非諸帥怙功欲專，地為私利者比也。

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

勝於吳房而不取。

事並見上

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

而不懼，然卒以成功。

卒子恤翻

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

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

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

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

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余按李愬入蔡誠為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楊權用兵方畧所以

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韓信戰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欺銜識者文之過實者多學者其於是察之撓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

斷丁亂翻

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

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

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裴度平蔡

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

先是吳氏父子阻兵

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患

薦

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

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

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解人之束

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

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

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

史炤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

之余謂當時詔旨既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歸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于



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

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

復方目翻除其

賦役二年以優新附之民

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

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

剽又供億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

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

偽于偽翻

給其

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

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殘

廢者養之終身殘廢謂因戰傷折腰臂手足不復為完人堪世用者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

受俘

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

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

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

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

悖蒲

內翻又蒲茂翻

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

以便宜自戰故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

事見二百三十五卷  
德宗貞元十六年

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

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

屬之欲翻託也

云破蔡州

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

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

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為百郡之最古人謂汝穎多奇士至唐而

獷戾乃爾習俗之移人也

過於夷貊

嗚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獷古猛翻悍也貊莫百翻

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

環音官

四年然後

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

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

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

還音旋屏必鄆

翻又卑正翻

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阨危如此

阨余廉翻臨危

也

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

奕當作弈弈棋也

晏然曾無憂

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

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

以劉晏平之善覘其智識必有過人者李師道不能委心

歸計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終亦必亡而已矣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

遷官有差舊制御史一人知驛

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

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

壬辰詔以官

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潯諫曰

潯力

內臣外事職分各

殊

分扶問翻

切在塞侵官之源

塞悉則翻

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

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甲午恩王連

薨

連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

事

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

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鄧隨

裴度以馬摠

為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

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

量音良

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

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初吐

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

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

吐突承璀六年出為淮南

監軍九年召還

引鄺為相

是年十月相李鄺

鄺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

祖

出城祖道謂餞之也

樂作鄺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

也戊寅鄺至京師辭疾不入見

見賢通翻

不視事百官到門

皆辭不見

史言李鄺知恥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

司戶重質為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

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

昉侯古翻曰新傳又有

郭航考異

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孔目官

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

為尚書憂家事

心為于偽翻

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

愛十二州之土地

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

以成沐等之功

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

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

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

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

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

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

曇徒含翻

因其懼

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

說式苟翻質音致

師道從之遣使

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

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

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

大將軍即右龍武大將軍

以外寇初

平

謂淮西初平

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

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

武衛大將軍

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臚陵如翻

充威遠營



使

威遠營亦非北軍也

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大明

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於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

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

哉遂留中不下

下戶嫁翻

李鄴固辭相位戊戌以鄴為戶

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

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橫海節度

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為橫海帥傳子懷直為從兄懷信所逐懷信

死子權嗣為帥

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已酉遣使上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

樂音洛

不聽權去掌書

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

說式苗翻

可不

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

以二子為質

質音致

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

為之奏請

偽翻 為于

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

上表時 掌翻

上重

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

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

劉總曰

說式 芮翻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

元濟阻兵馮險

馮讀 曰憑

自以為深根固蒂

蒂丁 計翻

天下莫能

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

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

思相 吏翻

縮衣

節食

縮斂也 短也

以養戰士此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

駸駸北來

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

趙人已獻城十二

德州領安德長河平

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滴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

廷故曰獻城十二

忠深為公憂之

偽于偽翻

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

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

右三軍辟仗使

龍武神武羽林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闕

舊制以宦官為六

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

宋白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監視刑賞奏察違謬猶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

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庚戌詔洗雪王

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削王承宗官爵見上卷十一年

李師道

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

袁氏及乳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

氏不欲其子入質

質音致

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

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李正已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

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

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

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

三州謂請獻沂密海

若

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

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寬氣所為

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彞於萊州未

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

為陳禍福

偽翻為于

責其決語

決語決為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

欲白天子

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

弟與第同

它日止煩一表

解紛耳師道乃謝曰卿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

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

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

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

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

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  
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  
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累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史昭曰孟子曰係累其子弟趙氏注云係累縛結也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

光顏為義成節度使

李光顏自許州徙鎮滑州

謀討師道也以淮西

節度使馬摠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潁蔡州觀察使以申

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為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

務大仁秀為勃海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

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

滴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

縣廢濕浚入馬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為名後人加水焉宋白

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為名

會縣為平盧兵所陷

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

華擊却

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

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

鎮河陽

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

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

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



遂方慶之孫也

王方慶武后聖歷中為相歛書涉翻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

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

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

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鏐衛尉卿鹽鐵轉運程

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

史言鏐昇逢君之惡數所角翻羨弋線翻 由

是有寵鏐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瓘甲辰鏐以本官昇以

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

皇甫鏞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如故程昇

進貳起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

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

嗤之

下戶稼翻嗤丑之翻笑也

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

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以為

鑄昇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陸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

不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

仰牛向翻

比者裁損淮西糧料

毗比

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

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

慰免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

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

悲遣之討

李師道

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

言鑄在度

支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為相無可訴之地矣

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

處昌呂翻下同

至如鑄資性狡詐

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

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

以見其極姦邪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

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

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

地謂獻德韓弘與疾討賊

謂自將討李師道

宣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

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

墮讀曰隳景翻怪

使四方解體乎上

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省悉景翻

鑄自知不為眾所與益為巧

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

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

時內

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

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

繒慈陵翻

度因奏事

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

十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引足於君前不敬大

矣憲宗溺於利不惟不察其慢又且然其言由是鑄益無所憚為鑄得罪張本程昇

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

筆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

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

捶止藍翻近其斬翻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漢書音義裴

度崔瑋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姑且也此小事

朕自處之

處昌呂翻

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

使暴橫恐亂輦轂

橫戶孟翻史照曰輦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輶取喻余按漢

書京兆尹率自言待罪輦輶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輶之下耳

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

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

好呼到翻

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

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

上乃因皇甫鏘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

居興唐觀煉藥

合音關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

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既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又兵媚翻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

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

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

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

可求上信之

長知丈翻幾居希朝

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

台州漢回

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所先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

天台山 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喜

為名

許

記 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

翻

為人主致長生為子偽翻 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

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

樂音洛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

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



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

先悉薦翻

裴度曰魏博

軍既渡河不可復退

復扶翻

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

州即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

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芻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徒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

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

益致遷延

一棲不兩雄又有實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

與其渡

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

降水落自楊劉渡河

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

直指鄆州得至

陽穀置營

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為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

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

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

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

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

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渡河

距鄆州四十里築壘

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

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

賊中大震功德

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

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

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

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

衆迎之

帥讀曰率

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

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

時徙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

戊寅

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

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

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

降者相繼

降戶江翻

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墓下

師古薨師道立

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

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

親黨請留

屬之欲翻

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

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

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為司空忠謀

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師道檢校

司空故稱之

李文會奸佞殺沐因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

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上常語宰相

語牛倨翻

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

好呼到翻惡烏

路翻

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易大傳之言

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

金鄉克之

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緡

者故陽武戶牖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

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

悸其李翻

由

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

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

為于偽翻

師道至死竟不知

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

考城漢古縣唐

屬曹州九城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

降於楚州刺史李聽

沭陽漢廩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城

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津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

未返

好呼到翻

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

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魚臺漢方與縣地唐屬兗州寶

應元年改為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即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厯送諸

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

施式智翻

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供居用翻  
養余亮翻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

樂音落

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

見四十五卷  
永平八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事並見  
前紀

由此觀之佛不

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

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  
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

殿見賢

禮賓一設

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於此  
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

宋白曰屬鴻臚寺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

國尚先以桃茢被除不祥

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執戈惡之也注云茢有凶邪



之氣在側桃鬼所惡也荊荏苒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子曰被殞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荊先被殞韓愈正引此事荊音列又音例被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

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

先悉薦翻

桃荊不用羣臣不

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

斷丁亂翻一音短

絕後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

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

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殊死謂之極刑

裴度崔羣為言

愈雖狂發於忠懇

為于偽翻懇誠也

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

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

非

更工衡翻

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

好呼到翻

晉宋以來

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

高者論難空有

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

獨愈惡其蠹財惑眾

力排之

惡烏路翻

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

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

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

阿

敗蒲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

殺萬餘人

滄州刺

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

程權既入朝以鄭權代鎮橫海不

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已

此謂滄州本

表稱懼亂未敢離州

離力智翻

詔以烏重胤代

州之軍也

權將吏懼逐宗奭

懼重胤討其黨惡

宗奭奔京師辛丑斬於獨

柳之下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永志

謄錄監生臣宋 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  
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  
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  
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  
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

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  
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餘縣地按漢贛餘  
今縣東北三十里贛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  
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唐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  
義唐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  
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

李愬敗平盧

兵於沂州拔丞縣

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  
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

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  
時鄭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

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鄆州及丞  
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鄆州故城中唐又

改蘭陵為丞縣縣西北有  
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

鄆州城塹修守備

治直之翻  
塹七豔翻

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



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

劉正臣見二百一十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

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

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

戰又數敗

數所角翻

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

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

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

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

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

子從諫門下別奏

門下別奏者使厠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

已上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僉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

僉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僉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僉準品各減二

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僉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僉奏皆令自召以充

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

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

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

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

使至營密以帖授遲遲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

使府還

還音旋又如字

頗為備不可忽忽遲請先往白之云司

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

軍中稱都將為都頭

同

受傳語

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

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

者然之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悟潛遣人

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

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

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

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

卷與捲同

還入鄆

州奉行天子之命

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

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

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

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

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

惡鳥路翻

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

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

近其斬翻

節他  
朗翻

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

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

有仇

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

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

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

人無知

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

天明則柝聲絕

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

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

門

者請俟寫簡白使

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

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

比必利翻及也

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

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

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

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

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

索山客翻

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

得之

索山客翻

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

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

復扶又翻

師道猶有幸

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

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巳得滿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

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侯

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

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

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

直言被囚見上卷上

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

趨七喻翻

潛使人以

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

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

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

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

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

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墮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

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識如字辨識也號戶

刀翻詆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禽見上卷上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

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

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嗚呼兼并易也

堅凝之難讀史至此蓋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上命楊於陵

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



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

於音鳥

以鄆曹濮為一道

鄆音運  
濮音卜

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

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

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

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

更工  
衡翻

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

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復須同

上

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

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

手搏

好呼到翻

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

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

離力智翻坐徂臥翻

弘正

聞之笑曰是聞除改

除改謂除書改授他鎮

登即行矣

言登時即行也

何

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

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為

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

與悟相見於客亭

客亭驛亭送迎使客之所

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

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

得鄆州使召之未至

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

聞將移鎮昉存謀

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

敗補邁翻

滅李司空之族萬人

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

雪三齊之憤怨乎

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

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

會於豐齊驛斬之

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

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

比還

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

悟及昉存已去

無所復命矣文會一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

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

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

師道將敗數月

先悉薦翻

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

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

縱人遊樂

樂音洛

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

弘正特為此示鄆人以寬大耳

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  
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  
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  
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  
鄆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  
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  
食此注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  
已見前

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

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

先是賊數遣人

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

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

發人囊篋以索之

索山客翻

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

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

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案文案也

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

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請自禁中用印而出

付史官

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史言憲宗此事得為君之

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為鄆曹濮等州節度

使已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

等州觀察使

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

以淄青四面行

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為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蕃鎮所以能旅拒朝命

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自作威福。擲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  
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  
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  
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  
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  
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

橫戶  
孟翻

故重亂論之。其後

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亂處之得宜故也。

史  
言

反側之地。擇帥不  
可。不詳處。昌呂翻。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異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

擠子細翻又子

西翻

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

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

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

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掎克取媚

掎蒲侯翻

人無敢言者獨諫

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

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

才從

用翻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以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

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屏邪佞而不邇

屏必郢翻  
又卑正翻

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

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

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

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

數所角翻  
塞悉則翻

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

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

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

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

易以  
政翻

進言者

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

枕職任翻

如是則

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

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

款服

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

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

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

恒戶登翻

刺七亦翻

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已功還

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

度徒洛翻

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

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復扶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

朝

蔡邕既平韓弘始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綵

三萬金銀器千

繒慈陵翻

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

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史言韓弘善完聚

己丑羣

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充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

狷古掾翻

時軍府草創

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

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

治

治直吏翻

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

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皆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

每罽

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

憤然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臨

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

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

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

衛之兵也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

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

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

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

徑前射副使

張敦實殺之

射而亦翻

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并執遂數之以

盛暑與役用刑刻暴

數所具翻

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并即

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

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

匹施三萬匹

施式支翻

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

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

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

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史歷言元和進奉之辭

丁酉以河陽

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鏘同

年進士故鏘引以為相

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鏘引而相之亦所以杜

度之再入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

海充密觀察使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

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

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

弘靖張延賞次子延賞相德宗

少有令聞

少詩照翻聞音問

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

帥所類翻

朝廷以其位

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

王錡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

靖皆承其後歛力贍翻下同

下安之張弘靖之簡責施之并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已未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欽士美薨以庫部員

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

百戶今纔百餘戶閬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閬音吳其

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

隣攤

他干翻此音毗又毗至翻

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歛之臣剥下媚

上

歛力贍翻

惟思竭澤不慮無魚

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

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

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

執政謂皇甫鑄惡烏路翻

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

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

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

營於方渠朝

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

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

相扇而動

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

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

導從尚百餘人

從才用翻

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



散遂加以杻械

杻敕久翻

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

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

此言鄆青沂分為三鎮之初先悉薦翻

及王遂死

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

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

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

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

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

處昌呂翻下聚處同

既定令

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師

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  
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兵死之氣  
凝為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見昭十  
一年般

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

惡鳥路翻

况為

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

多殿

見翻  
鎮也

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

釁隙也

苟沂帥

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

帥所類翻  
易以鼓翻

何必以天子詔書

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

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

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

盼盼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奭音五禮翻又

普覓翻

如寇讐聚處

處昌呂翻

得間則更相魚肉

間古覓翻更工衡翻

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升平

幾鉅依翻

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

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

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  
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  
之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  
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  
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  
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

之福皇甫鏐深恨之

皇甫鏐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

士戍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

安南都護府治交州

殺都護

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

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

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

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黃氏者

謂之黃洞蠻

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

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

數所角翻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

容管經略使陽旻

欲徵幸立功

徵 堯 翻 堅

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

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

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

可勝計

被皮義 翻 勝音升

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

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

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劉胸曰廣

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實勤等州戣渠龜翻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

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是歲吐蕃節

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

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

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

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

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

以為與鹽州俱沒

無何

言無何時也

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

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

當日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

奉敬

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

蕃憚之

新舊書皆作史敬奉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

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

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

送京師皇甫鏘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

藥日加躁渴

躁則到翻

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樂音洛

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

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

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

銜奇技驚衆者

伺相吏翻銜焚緇翻伎渠綺翻

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

藏但浪翻勝音升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

記曲禮之言

乞令獻藥者

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潯

江陵令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

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

陳舊也

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

欲為亂

流言放言也

李光顏憂懼欲自殺

李光顏時帥邠寧

遣人訴

於上上不信京師恐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

上聞時掌翻

鑄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

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

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鑄矣

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

謀不知道所以自危也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

好呼到翻

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

沮之者

沮在呂翻

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

行戶

孟 癸亥擢兼暮左拾遺內供奉

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

猶監察御史裏行也

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

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

事見武后紀

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

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

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

年春正月沂海兖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兖州

自沂州徙治兖

州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漣王暉為太子

暉於粉翻

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

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

釗音昭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

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

年四十三

時人皆言內常侍陳

弘志弑逆

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

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

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

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

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

十緡

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

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

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

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

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

以嗣君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徵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

之中和殿放戎之弟

薛戎見二百三十五  
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公著蘇州人

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

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

西宮即西  
內大行在

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  
如字音陟遙翻臨力浸翻

集羣臣於月華門外

唐東西  
內皆有

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  
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

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

其以

附吐突承瓘欲立漣王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

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

州司馬

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

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

著為給事中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丁卯上與

羣臣皆釋服從吉

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

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

倡音昌

丁

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

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

忠若趨利

趨七喻翻

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

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

用亦不罪也

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

里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

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

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

說式為翻

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

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

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



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

逾代宗子

吐蕃

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

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

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

學士

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

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

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

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

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

郎元稹為江陵士曹

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

與監

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

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

散郎

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散悉亶翻

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

郎中知制誥

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誥命謂之兼知制誥

朝

論鄙之

朝直遙翻

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

有青

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

集於此

以蠅喻穢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

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

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

廟號憲宗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

六月以湖南觀

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

為羽翼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

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

何力之有

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為法

太后居興慶宮

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

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

上性侈所以

奉養太后尤為華靡

淮西既平憲宗之政衰矣况穆宗欲有以加之耶

秋七

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為薛

郡漢為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鄆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

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

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

義式面翻

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

言之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絢言之則罷楚為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鄆郡地漢為

丹陽郡順帝改為宣城郡隋為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為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歙

書涉翻

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魚藻池在

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玄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戊戌以御

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令狐

楚衡州刺史 上甫過公除

遵漢制二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

日公除下所謂易月也

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

大宴

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任文

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為樂

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

改

珣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

園陵尚新雖陛下就

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

謂公

除易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

遵同軌之會始離京

左傳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離力智翻

告遠夷之使未復命

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於四夷謂之

告哀

過密弛禁蓋為齊人

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注過絕也密靜也

齊人猶言齊民為于偽翻

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戊午加卯

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冬

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

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為質於朝事見上卷 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

所帥

類翻下同 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

親兵

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

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

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太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

將

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

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

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少詩照翻

欲使之攝軍務承

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

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諡忠烈

諸公肯從之

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

聰讀曰廳都將聰事都知兵馬使之

聰事也

今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

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

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

復扶又翻

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

是年改恒州為鎮州避上名也

壬午羣臣入閣

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



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宣政之右有西上閣二閣在殿左右而入閣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閣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閣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閣門後說較為明白而宣政殿入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閣則東內也

宴樂過多

郾音偃樂音洛

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

謂吐蕃入寇也

忽有

急奏不知乘輿所在

乘繩證翻

又晨夕與倡優狎暱

倡音昌暱尼質

翻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

藏有餘

浪藏徂翻

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

重歛百姓

復扶又翻  
飲力瞻翻

時久無閣中論事者

入閣諫官論  
事太宗之制

也上始甚訝之

訝驚  
疑也

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

乃使人慰勞之

勞力  
到翻

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

用也

考異曰舊在邸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  
晚邸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

簡杜牧鄆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  
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

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  
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

樵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  
天子為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  
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郎諫辭耳新

覃玢瑜之子也

鄭玢瑜永貞間為相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

樂

樂音洛

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

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

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

沈持林翻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或為優孔穎達

曰優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

不愧左右如此不已

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

之福也

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

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事言之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

三十里告急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

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左右神策

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興平好時普閏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賜將士裝

錢二萬緡以郃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

丞充荅吐蕃請和好使

郃王經順宗子也將即亮翻緡彌巾翻郃音談長知兩翻少始

照翻好呼到翻使疏吏翻

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

按新書吐

蕃傳帝即位遣田洎往告哀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則以洎為告哀使非弔祭使

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

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

相去幾何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

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

党底朗翻洎其莫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郴丑林翻

成德軍始秦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

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使李

勣為魏博節度使

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勣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

魏博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渭州刺史

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

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

所角

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

涇州考異曰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

實錄

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

戰鬪者彼何人邪

謂上即位之賞也愠於問翻

常額衣資不得而前

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

以諭之

為于偽翻

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

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

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

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

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

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窰池  
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

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

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  
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  
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  
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  
號戶承元出家財  
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  
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

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

事見上卷元和十三年十四年

諸將勿使

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

勝音升

十將

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

承元赴滑州

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白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

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

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入赴滑州計覃於時

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

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

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



奉官詣延英門

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

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

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

從才用翻

下同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

門下謂延英門下

至暮乃退已

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

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

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

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

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帥讀曰率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

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

請討吐蕃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

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

外

謂貶潮州也

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

傍蒲浪翻

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

管經略使

比毗至翻

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

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

言不能為大事也

近者

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

事見十四年

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

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

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  
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  
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  
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  
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呂假如  
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  
慶謂即位踰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  
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降戶江翻仍為于偽翻苟處置得宜

處昌  
呂翻

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諱恒憲宗  
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

道各令均定兩稅

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  
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

音俛

免少詩  
詔翻

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

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

復扶又翻左  
音佐右音佑

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

烏污

故翻  
泥也

上不聽俛遂辭位已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

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

使劉總既殺其父兄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

心常自疑數見

父兄為崇

數所角翻  
崇雖遂翻

常於府舍飯僧數百

飯扶  
晚翻

使晝夜

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

處昌呂翻  
侍其季翻

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已卯奏

乞弃官為僧

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

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

鞭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  
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乙  
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巳卯劉總奏乞  
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巳卒八月丁亥以  
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  
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  
傳誤也 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

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刑  
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

杜淹太宗朝為相

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

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

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

玫莫杯翻

丁巳詔

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

一年

復方目翻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憬為廊

王悅為瓊王惇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

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

憬居永翻惇渠營翻愔挹淫翻憺徒覽翻又徒

濫翻惋鳥貫翻澶時連翻

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

安王灋為穎王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

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

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

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

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

者作唱以率衆帥讀曰率

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

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

者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

總以節付張昇考異曰新傳

昇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昇也

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德宗貞元元年劉忸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

翰林



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

譏切其父恨之

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

宗閔又與翰林學

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

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

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屬之欲翻下屬書同

勝者書取中進士姓名而揭示之

及第者

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

鄭朗覃

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

殊絕也

所取進士皆子

弟無藝

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

以關節得之

唐人謂相屬請為關節此語至今猶然

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

書舍人王起等覆試

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

夏四月丁

丑詔黜朗等十人

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

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胸臆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隋改曰盛

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

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喪息浪翻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

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

李敬玄高宗朝為相

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更工衡翻

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

主毗伽崇德可汗

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為君登里囉

羽錄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

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權茶

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珣等上疏以為權茶近

起貞元多事之際

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

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橫斂之目

橫戶孟翻  
斂力膽翻

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

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

恪上之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

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

寇青塞堡

新書吐蕃傳  
作清塞堡

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

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

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

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

觀察使

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為名幽涿接境

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平州

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七十里檀州

西至媯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

至莫州一百一十里攻莫回翻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

得衆

弘靖鎮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

總與之鄰境

幽并二鎮接壤

聞

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

燕於賢翻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

之平嵩之子

薛嵩從史思明為將代宗初來降

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

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

伉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伉

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

五千匹

征馬戰馬也

然後削髮委去

委弃也

克融滔之孫也

朱滔

畔換於德宗之時

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

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

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

師至假勾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

勾居大翻乞也

省悉景翻察也

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

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先志  
薦翻

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

訝者見之而驚疑  
也燕於賢翻下同

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

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

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

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

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

裁刻軍士糧賜

復扶  
又翻

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

數  
所

角翻詬許候  
翻入古候翻

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

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撫柔荒獷宣流德  
化適其俗修其政

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  
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